

诗路放歌

在洛水边
想念一位诗人(组诗)

曲焕平

有怀投笔,无路请缨
一个走到末路的人
把汨罗江粼粼的水波
当作了生命的道场

像你向苍天发出《天问》一样
我在洛水边
一次次对着波光闪烁的水面发问
哪一道波里
曾有过振聋发聩的国殇

每逢端午
你那仰天浩叹的骨架
便化作了竞渡的龙舟
一身峨冠博带散发出粽米醉人的香
一个荆楚大地不屈的魂魄在传说里流芳

如今,在洛水里惊现的蜃楼
仿佛是你千般寻觅的愿景
历史的烟尘散去
华夏儿女正在你上下求索的路上
抒写着新时代的锦绣篇章

端阳怀人

那个忧愤的诗人纵身一跃
溅湿了汨罗江畔的斑竹

刻在竹筒上的文字
被人们吟咏成飘香的离骚
而凝结在斑竹上的泪滴
是另一种哀伤的离骚
被清风吹明月诵读

“长太息以掩涕兮”
一个不屈的灵魂徘徊在汨罗江畔
至今我们仍能听到
那滔滔江水里愤怒的呐喊

五月初五
我们在艾草的苦香里
寻觅那个上下求索的诗人
两千年了
那个忧国忧民的身影依然滚烫
成为让我们一次次悄然泪下的圣物

悼屈原

在汨罗江畔悼念一位诗人
我们用一片苇叶包好一撮糯米
然后,系上一根丝线
让它在沸腾的江水里
煮出橘颂的清香

楚王的郢都
早已尘封在历史的沧桑里
新鲜的菖蒲又插上了家家户户的门楣
散发着苦香的艾蒿
像一群大地上行吟的诗人

你的背影遮过了两千多年
让无数后人
在你的长啸里上下求索
发出一阕不屈的天问

梨花路

贺红江

一夜微雨
晨风中有你的气息
打开百叶窗,风吹帘卷
雨滴窗檐
听一粒一粒的回响
气息越来越柔
步伐越来越轻

江南有雨,也有梨花路
仿若往昔的美好再现
带雨的清晨
有阳光在云朵之上
今晨多了一份色彩
从一个时节到另一个时节
一个梦到另一个梦
梦里有一封信
还有琴音在上空
弦动人心

麦收时节

王培

从布谷的鸣叫划过树梢的那一刻
乡村就上紧了发条

母亲柔弱的身影
在深夜里一头扎进厨房
星星点点的火苗
逐渐在黑暗中撕开一条缝隙

是谁不小心踩到了贪睡的土狗
蹙着牙的犬吠把黑夜惊醒
鸡鸣像是会传染似的
瞬间响彻了十里八乡

金黄色的舵甲向天边蔓延
麦芒在一瞬间刺进太阳的眉心
太阳刺那间涨红了脸
父亲挥一挥手
我们就朝田间冲去
长长的身影逐渐变短
淹没在这个夏天

乡俗乡情

端午时光

梁永刚

奶许下的诺言,依爷爷的脾气,他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从河里揪上来。迫于爷爷的威力,我们只在岸边浅浅的河水中恣意地扑腾和嬉戏。

趁我们洗澡的空隙,爷爷已经在河滩上割了一大捆艾草和车前草。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爷爷来说,哪一片河滩上的艾草枝繁叶茂,哪一块洼地的车前草根深叶大,他老人家早已了然于胸,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旧时乡间,艾草和车前草是庄户人家的必备之物,端午节这天一大早,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插艾草,据说有辟邪消灾之意。老辈人常说,一年当中,端午早上采的艾草和车前草,药效最足药效最佳,故而人们都纷纷在端午当天大量采集。

刚采回来的艾草带着露水,晾晒几天后,枝叶完全干了就可以存放起来,炎炎夏日点燃艾草可以驱蚊防虫。遇到庄户人家喜添新丁,满月时都要用艾叶煮水为婴儿洗澡,这是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的习俗,据说有护肤强体之功效。车前草的用途就更广了,是一味在乡间流传了千百年的经典中草药,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救了不少人的命,被寻常百姓视作救命良药。

不多时,河滩的东边露出了鱼肚白,太阳冉冉升起,我们也光着身子从河里渐次走出来,都是男孩,谁也不觉得害羞。上了岸,身上水淋淋的,不能立马穿裤衩,又没有毛

巾擦,只能自然晾干。农家娃爱动,不安生,一边站直了身子晒背,一边用双手拍打着臀部,嘴上还有节奏地喊着:“拍,拍,拍麻秆,你哩不干我哩干。”直到屁股拍红了,身上晾干了,才各自从裤衩上拽下小裤衩穿好,一路打闹着回家了。

此时,各家各户的灶房都开始冒烟了,袅袅的炊烟飘忽不定,夹杂着丝丝缕缕的香味,诱惑着洗完澡走在路上的孩童们。回到家里,爷爷顾不上歇息,挑拣了几枝粗壮的艾草插到门楣上。奶奶已经把煮好的鸡蛋和大蒜捞到了筐里,正忙活着在盆子上烙馍。

本来早上天就凉,路上又被风一吹,我的身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不住地打喷嚏。奶奶走了过来,埋怨我说,不让你去你非去,赶紧喝口热汤暖暖吧。喝了一大碗面汤,又吃了两个热鸡蛋和几头煮大蒜,身体才渐渐暖和起来。奶奶笑吟吟地在我的手腕上绑上五色线,说是辟邪消灾,又拿出一个亲手缝制的香布袋,戴在我的脖子上,说是戴上它蚊虫不咬。

白驹过隙,光阴似箭。一晃,端午节清早下河洗澡的往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都市里,我远离了庄稼草木,至于老家一带现在是不是还保留着端午清早下河洗澡的习俗,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在越来越重视未成年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的今天,不管是端午节还是平时,家长是万万不会让孩子私自下河洗澡的。

民间纪事

夏天的怀念

郑淑雯

我在淮阳的老城区长大,感受着厚重的历史,体验着五彩斑斓的烟火。

我家住在老城区的巷子里,这样的巷子每隔几家店铺就会有一个。我家屋后有一位颇有气质的老奶奶,她家饭菜的香味总是飘得很远,闻到香味,就知道这位老奶奶又做好吃的了。包子呀、炸丸子呀、菜饼呀……看到我出来,她就叫住我,把我领进她家厨房:“来来来,给你们装点,做得多,吃不完。”我也不懂拒绝,就笑咪咪地道一声“谢谢奶奶”。她家二楼阳台上养了一箱小鸡仔,每天清晨我都伴着“叽叽叽”的叫声醒来,我们小孩都爱去看小鸡吃食。有一次我去喂小鸡,问奶奶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小鸡,奶奶笑得很慈祥,说这是她留给孙子的,等孙子回来小鸡就长大了。

在记忆里,夏天最惬意的时候就是晚饭之后,我们搬来小凳子,坐在楼下的大树下乘凉。那树的枝叶很是繁茂,我躺在母亲的怀里往上看,深绿色把墨蓝色遮得严严实实的,一阵风吹来,将那深绿吹得摇曳,墨蓝色才得以显露。我们乘凉时,常常同邻居围坐在一起,或是架个桌子凑个牌友,或是聊些漫无边际的话题。我已记不清大人们谈论的内容了,但那和善的笑容、吃进肚子里甜甜的西瓜,还有店铺音乐声中夹杂的哈哈笑声,都一并收进了我的童年录像里,时不时荡漾着我的期待。

从我们家向前走十几分钟,就能来到平信桥,那是我们晚饭后散步常去的地方。平信桥架在龙湖上,由老城区前往新城区的车辆行人都由此处经过。在懂事一点后,我开始对很多事情好奇:“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叫平信桥呢?”我问父亲。“因为在这个地方刘邓捉拿了韩信。”“刘邓是谁?韩信又是谁?刘邓为什么要捉韩信呢?为什么捉了韩信就叫平信桥啊?”一连串的发问逗笑了父亲母亲,母亲笑着晃了一下我的脑袋:“你真是十万个为什么。”

平信桥的旁边有一个村落,这个小村傍水而建,白墙灰瓦排列得整整齐齐。村庄和龙湖中间有一条不宽的路,路边是一排排杨柳。风吹过,柳枝抚在湖面,轻柔而温婉,安静的房子

好似伫立在她身后沉默可靠的父亲,看着她随风起舞,护她过春夏秋冬。泛着波光的湖面、婀娜摇摆的柳枝和黑白色调的房子,构成了动静和谐的水墨画,那似虚幻的倒影也成了我心中无可替代的美学元素。

周末,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南关,南关有集市,有广场,有公园,但我们最爱去龙湖。父亲喜欢在湖边钓鱼,我喜欢看钓鱼,母亲喜欢带些好吃的投喂我们。钓鱼前,父亲会去路对面的小店里买些鱼饵,鱼饵是暗红色的,很大一块儿,模样有些像面团。父亲揪下一小块儿,挂到鱼钩上,用力一甩就落到了水里,手竿被他架到湖岸边的木围栏上。等鱼儿上钩的时候,父亲就会同我们谈天说地,小时候在河里怎样游泳,最厉害的时候能横跨龙湖,钓鱼最好是在雨后……我们都知道,能不能钓到鱼其实不重要,可贵的是和家人一起惬意地在湖边闲话。静静地坐在草地上,吹着湖风,看着水浪,已经足够美好了。

同样和我们在一处闲坐的甚至还有外地人,他们戴着太阳帽和墨镜,在草地上展开野餐布,摆出食物,或拍照或闲聊。有的还会来和我们搭话:鱼好钓吗,路怎么走,哪个地方是必去的景点……小小的我已经开始懂得骄傲,自己生活的地方会有那么多人远行来游玩。我时常觉得,我生长在这里,骨子里是被龙湖水浸透了的。对水的热爱和对泥土的崇拜已经深深融入了我的血脉,自由与爽快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理想追求的一部分。

后来我们搬家了,再后来老城区改造。街道不再拥挤,牌匾样式统一,城区整洁干净,老居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我为从前的小家有了新的面貌而开心,却也难以抑制地生出一些恍惚感和陌生感。很多次,我经过那条小巷,却快要认不出我长大的地方。朋友跟我说,想去就去看看呗,但我一次都不曾下车,只是透过川流不息的车辆,看着灯光里的它,看着它一点一点远去,最后不见踪迹。

我不敢相认,怕雕栏不在,怕物是人非,怕我那如春水般荡漾的童年经不住现实冲击,一碰就碎。

全《医学入门》讲:“医者之心,仁也。仁者,爱人也。爱人者,不忍见人之受苦也。故医者之心,不忍见人之受苦也。”

医生是一种救死扶伤、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特殊的职业,医道天德,医者仁心,医乃仁术,要求从业者遵医道,修医德,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这就是医生这个行业的神圣之所在。如今医患关系的一些不和谐现象,影响了医疗质量和效果,也损害了医患双方的权益和尊严。但从根本上来说,医患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在医方,如果医生能真正关心患者的身心健康,尊重患者的人格和意愿,和患者建立起必要的互动交流渠道,医疗服务面向社会公开透明,那么赢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取得患者的支持和配合,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应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各行各业有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医不叩门”从古传到今,自然有其道理,应该得到尊重和理;但如果把它绝对化或庸俗化,因此裹足不前或患得患失,或借以逃避责任或明哲保身,怕就不大妥当了。凡事有道,医也有道。那么什么是医道?或者说怎样当一个好医生?唐代孙思邈所著《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是如今众多医学院校的医学誓言,它讲的其实就是医道或怎样当医生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至精”的医术,即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二是“至诚”的医德,认为医生要对患者的疾苦感同身受,有悲悯情怀和仁爱之心。

所以,从医的真谛,在于“精诚”二字,古今大医如吴登云、沈佺期们,堪为榜样!

乡谚说“端午清早,下河洗澡”,老辈人常说,五月端午大清早,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去河里洗洗手,一年不会长疮;洗洗眼,一年不会害眼;洗洗澡,一年不会生病。

幼时听奶奶说,五月初五的头天夜里,月亮上的月奶奶,把她捣了一年的仙药,全都撒到人间的溪流河水里。日出之前人们用此水洗浴,身体不会长疮,五官不会生疾,可以祛百病,强身健体,但太阳出来一照晒,药效可就全没了。

虽然民间流传着吉祥美好的说辞,但真正在端午节早上下河洗澡的人并不多,倒是日出之前去村中老井挑水的有一些。毕竟这是传说中下了仙药的灵水,挑回家两桶,洗脸洗手,好让全家人一年都安康无恙。

再说,端午节前后,农人们忙着收麦种秋,哪有闲工夫去河里洗澡呢?真正把“端午清早,下河洗澡”当回事的,是无忧无虑的乡村孩童,此时学校放了暑假,暂时脱离了学业束缚,可以由着性子玩耍,加之那时候乡间没有澡堂,一年到头也只有夏季才能下河洗掉一身污垢。

童年记忆中,刚进入农历五月,我就早早和伙伴们相约,端午节早上要去河里洗澡。端午节的清早,往往是鸡刚叫过第二遍,大人们还在梦乡里,要好的玩伴儿已经在门外扯着嗓子喊我了,惊扰得院中犬声大作。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摸着黑穿上衣裳,蹑手蹑脚下床。爷爷奶奶相继被惊醒

焦桐花(国画)
房巍

荐书架

《我亲爱的甜橙树》:让每个家庭都懂得温柔的含义

王永洪

《我亲爱的甜橙树》是一部有着相当自传性质的儿童小说,作家精确地“模拟”一个五岁男孩的口吻,记录了一段温馨而伤感的生活片断。五岁的泽泽聪明而早熟,由于家庭贫穷,他经常挨打挨骂。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棵会说话的甜橙树”和“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人”——老葡。他发现,原来现实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温柔与爱。但是由于小甜橙树的突然被砍和老葡遭遇车祸去世,使泽泽大病一场,永远告别了纯真的童年。“人的心是很大的,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人们摘录、传抄着人小鬼大的泽泽的经典语录,感悟爱与温柔的真谛。

该书是一个孩子在挫折中终于发现自己的

从医几十年的医生同学问我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医不叩门”?

“医不叩门”的说法古已有之,它的意思用俗话说就是医生忌讳主动给人看病。这里的道道,怕是在于微妙的医患关系上。病人请医生看病,顺理成章,即便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费周折,钱也不会少花,但病人觉得花钱看病应该,虽然对名医难请、医费过高也有意见;而如果反过来,医生主动送医,那么问题可能就来了,病人会对自己是否有病,医生的医德和水平不行,持怀疑的态度;而如果病人是在将信将疑的状态下勉强就医,显然也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接下来的事情,病治好了还好说,如果没治好,势必会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生信誉降低。这想必就是一些从医者奉行“医不叩门”的主要原因。

韩非子的《扁鹊见蔡桓公》一文,曾入初中语文教材,以现代文《扁鹊治病》作为小学课文。扁鹊发现蔡桓公身患疾病,先后三次进见提醒。但蔡桓公每次都很生气,还不屑地说,生病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把治好病当作自己的功劳!扁鹊第四次进见蔡桓公时,没再提醒,而是掉头就走了。蔡桓公派人问其故。扁鹊说,病在皮肤纹理之间,用汤熨可以治好;在肌肉和皮肤里面,用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里,用火剂汤可以治好;但这三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扁鹊本不是蔡桓公的御用医官,只是好心求为诊治,结果事情弄成这样,为避免遭遇不测,就逃到秦国去了。几天后,蔡桓公身体疼痛,派人寻找扁鹊,遍寻不见,蔡桓公很快病死。

灯下漫笔

大医精诚

周振国

“医不叩门,有请才行。”扁鹊的事常被当作教训来谈。但事情不都是这样。

《太乙神针心法》“卷二”就记载了太乙神针传承人韩贻丰主动“叩门”救人一命的事。清朝康熙年间工部尚书徐元正因病半年不能上朝,韩贻丰知道后二次上门要求为他治疗,但徐家上下怀疑韩贻丰的太乙神针技法,坚决不让。最后韩贻丰急了,说你们派人打听打听,我用神针治好了无数病人。徐尚书派其孙子一打听,果真不假,于是就派孙子上门请医。这样韩贻丰就第三次登门,用他的神针技法治好了徐尚书的病。徐家感激不尽。

明郑时期台湾医家沈佺期的故事也很典型。辅佐郑成功协理军机的沈佺期(人称沈中丞)随郑家军到达台湾后,发现台湾高山族聚居地缺医少药,经常有瘟疫肆虐。在郑成功的支持下,他发挥自己谙熟民间药方的专长,在成功取得高山族同胞信任的基础上,积极送医问诊,台湾的大街小巷、偏僻村社,都有他行医的足迹和佳话。沈佺期在台湾生活20多年,以行医济世,救人无数,消除了民族间的猜忌和